

文 學 叢 刊

人 世 百 圖

靳 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目次

楔子·····	一
瘤·····	三
熊的故事·····	六
蒼蠅·····	八
猪·····	一二
猪的悲哀·····	一五
蛙·····	一九
雄雞的死亡·····	二四
饒舌一番·····	二九

狗·····	三一
鴨的生涯·····	三三
父親和豬·····	三六
蛆·····	四一
大師·····	四三
引子·····	四六
胞衣·····	四八
大富之家·····	五〇
哭著的孩子·····	五四
路·····	五六
釣·····	五八
曬鹹魚的人·····	六〇

禽獸們.....	六三
啓事一則.....	六七
耕牛.....	七〇
廣告.....	七二
蠶.....	七四
跳蚤.....	七六
虎.....	八一
鼠.....	八三
官人.....	八七
紉袴子.....	九一
年.....	九六
工程師.....	一〇三

父子倆·····	一〇七
獻給大神的人·····	一一三
龍·····	一二一
猴子·····	一二四
狐狸·····	一二八
老報務員·····	一三一
呆子·····	一三七
老丑角·····	一四〇
我輩是狗·····	一四四
牛的路·····	一四八
人的悲哀·····	一五一
奴才的笑·····	一五三

魔鬼的紛擾·····	一五五
神的滅亡·····	一六〇
做了乞丐·····	一六二
後記·····	一六六
再記『人世百圖』·····	一七〇

楔子

家生也不文，本不懂得什麼藝術與文學，太平年代原是一個識字的鄉下人。戰事一起，弄得家破人亡，既不能爲國效勞，也不願意留給我們的敵人一個壯丁。故此拋鄉離井，東跑西顛，備嘗人世之苦。來到戰時的首都，喘息方定，喫飯的問題，又成眉急。既無貴親顯友的提攜，又沒有逢迎周旋的本領；平時也不會號召民衆用來墊腳，更無法獻書當道以求參政，正自徬徨街頭，擬效子胥吹簫，忽遇當年友人××，寒暄已畢，他請我吃了一頓飽飯，他說：『你是個閑人，何不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有什麼寫下來，可以投投稿，換幾文來糊口。』當時自家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大城市的是不凡，會寫三五百字也能喫飯；憂的是世界這麼大，事情這麼多，怎麼看，又怎麼

寫？而且用筆不比用鋤，真怕有點使不上勁。老友慫恿再三，我勉強點頭，（其實我所以點頭的，一大半還是肚子的關係）從此濫竽充數，也將列身文人之羣，自知不能寫得出萬世不朽的傑作，只得檢人家不要寫的寫下來，圖個新鮮，寫得如何，不暇先顧，只看寫了幾百字的楔子，握筆有如抬山，便知道這碗飯也不大易喫也，醜話先說在前頭，獻醜還在後頭呢！

民國二十八年元旦試筆凡百如意

瘤

在廣西省近北的那一部分，有個叫做河池的小縣城，據說是河水不是多了點什麼成分便是少了點什麼成分，居民多半都有個肉瘤，彷彿到了中年就容易生。過路人一眼可以看到街市上長着粗大頸項的人。

生在頸項上，原不足爲奇，有個某甲，不知怎麼一來，給生到上唇去了。這個人，已經有了一些年紀，美觀的問題，自然無庸顧慮，只是一張嘴，原是喫飯說話的東西，這一下，就顯得累贅麻煩了。

他起始憂愁，纔一生就感覺不便，求醫問卜，也沒有把它消下一分，反倒一天天地大起來。他不必照鏡子，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朝下望，在那美麗的鼻端的下面，就是那個滾圓的肉瘤，晚上睡覺的時候，他不得不用鼻呼吸，

因為它恰巧把個嘴給蓋住；就是醒着的時候，他想張大嘴吸幾口新鮮空氣，那個瘤正好像一枚大湯丸，塞住他的嘴。

因為憂愁，他的臉上堆滿縐紋，連頭髮也都白了，可是那個肉瘤正是那處生動地掛在他上唇那裏。

不知道從那裏聽了來的辦法，他每天用手去撫摸，想用溫柔的手段使它消下去，可是這也沒有用，它仍然頑強地掛在他上唇那裏。

有一天，風聞一位醫藥國手過境，他就誠誠懇懇地去求診。那位國手，的是不凡，反復看了許久，才說：

『先生，你的瘤生得地位太差，我不願意看！』

他原來也有一肚子氣，本想發作，又怕國醫真的不管，就又哀求般地

說：

『大夫，親愛的大夫，我實在受不了，如果沒有病，也不會來麻煩你，

你救救我，我實在悶得慌。」

『悶還算病麼？』那位國手一推他的肉瘤，那圓東西就起始幌動起來，并不疼，只是更顯得累贅：『它要不了你的命，可也不能讓你舒心。動手術也可以，它可連着你的心，那下才真可以要了你的命。它還是毒的，血水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

這纔吓呆了他，半句話不說，連着那個肉瘤，無數的縐紋，和半頭的白髮一齊起身向國手告辭了。

他滿心以爲它不過是個小累贅，沒有想到它還能有那麼大的禍害，此後每天他只能用怒視的目光多看它一些時候而已。

熊的故事

在動物園裏，在圖畫上，孩子們對於熊是並不生疏的。牠沒有獅虎那樣兇鷲，也沒有猿猴那樣狡滑，生來一副肥胖的軀幹，怕是最討孩子們歡喜的了。平時雖然用四隻腳走路。有時候也會只用兩隻後腳站起來，彷彿像人的樣子。不明事的孩子們，更會以為牠是同類，也足以增激他們的好感。

可是在牠粗笨的外形之內，正有一顆玲瓏透剔的心，這是為孩子們，或說是為人類所看不見的。

在黑龍江北部（孩子們，你們記得這個地方吧？你們不會忘記的，我知道你們不會忘記的。）一座森林裏，盤踞了一族熊羣。它們沿用它們祖先的方法，來殘害人類。人們看到殘體碎肢，發現了熊羣，於是派强悍的獵手到

森林內去搜索。結果是雙方的死傷，而且因爲人類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大熊小熊，都餓癟了肚子。於是牠們乘着一個昏黑的夜，遷到另外一座森林裏。

這時候就有一隻傑出的熊，牠是最肥胖的，眼邊還有兩個黑圈，彷彿人類戴的闊邊眼鏡。牠用着鼻音說話，起先熊們都不耐煩，後來聽出點道理來，居然就擁之爲王，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不必喫人的肉，那是沒有什麼滋味的，咻咻——』牠喘了兩口氣，『我們只要找到血管，把血吸盡就好了，那是最補不過的，對於身體最有益的。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軀，人類就不會和我們做對了。』

果然。這匹傑出的熊的計算是不差的，人們不再和它做對，看到倒在林邊毫無血色的死屍，就以爲是害癆病死去，趕快抬去埋了，而熊們，就一天天地肥胖起來。

蒼 蠅

『嗡嗡，嗡嗡，嗡嗡，……』

纔跨進息烽那個小縣分，什麼還沒有得着閒空上眼上手，便被這不斷的嗡嗡的聲音攪得自己彷彿頭暈似的。它們好像歡迎重要人物的專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圍衝來，然後密集地落在旅客們的頭臉上，手臂上，還許有一個不謹慎的傢伙鑽進鼻孔或耳朵裏去。這樣的刺激將不爲那個旅客所能忍受，就霍的一掌拍過來，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時節。那個蒼蠅又會安然地，閒逸地飛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們每人捧着一個餓癟了的肚子走向道旁打尖的小飯館，儼然是鑽進

了蒼蠅的王國。在一陣騷動之後，眼快翅快的蒼蠅們，早又檢定它所喜愛的部分落腳；於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裝滿自己的肚子的時節，它們也乘機裝滿自己的肚子。一個不小心落進湯盃或菜盤裏，就連同滿胸未酬的壯志，死了自己，也糟蹋了別人的食物。

蒼蠅並不只是一種，有麻而大的，有金頭綠身看起來彷彿有八面威風的生物。其實說起來不過肚子裏多裝一點蛆虫而已，表面却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而且飛起來嗡嗡的聲音又特別大，和人與物相撞，也不至於自己先就昏厥。本來是的，當這荒亂的年月，能養得那廝肥壯，自然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啊，何況在太陽光下，飛起來燦爛奪目，儼然是一方長了翅膀的寶石，不會使人一下就想到是那麼污穢，可惡的東西。凸出兩隻大眼睛，又像戴了一付厚玻璃的眼鏡，如同一個飽學之士似的。飛起來又平平穩穩，目不邪視道貌岸然的樣子，而且佇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麼不慌不忙，又好像時時都在

沉思之中。

人們不是不討厭它的，可是又厭惡它那肚子的蛆蟲，果真拍死了，在清潔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頭髮上，不就會弄得惡心終日，一身都連帶得不爽快麼？可是它却懂不了這許多，儘自飛着叫着，極像唯我獨尊的樣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蒼蠅羣裏忽然引起一番爭執來，那是關於尊位的問題，小蠅子自然是無分的，它們一生一世不過是爲別人助威，爲自己圖個溫飽而已；麻蠅和青蠅却要分個高下。青蠅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顏色，就想居羣蠅之王；可是麻蠅從鼻子裏出氣，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還說：

『你不過徒有華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點，正如同人類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讀書史，才能治國的。』

這糾紛從此就起來了，嗡嗡的聲音比平時更大更響，誰也不肯服誰，各

立門戶，頗有互相敵對的樣子。可是不知就裏的人們，覺得它們更絮煩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綠的，一下驅散它們，要它們飛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